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曝 書 亭 集

(八)

朱 彝 尊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曝書亭集

(八)

朱彝尊撰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爲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熟毛氏皆有刊本矣。唐史論經學。易有蔡廣成。詩有施士丐。禮有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蒞。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袁桷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尙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

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至沿于今。科舉試題。爰象並發。其亦悖乎朱子之旨矣。予初求原書不得。今觀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未有朱子後序。是爲完書。宜亟開雕。頒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爲與政。鄉曲後學。雖盛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祕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尙書原一。爲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尙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斧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爰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剝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諸笥。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邛州王申子巽卿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爲費氏所紊。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爲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爲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巽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傅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帝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

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尙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尙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商榷。端簡爲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報也。公以尙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鷟。鄭瑗。郝敬。羅敦仁諸家。紛綸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矣。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今所存實錄。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喻之。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旣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士偕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

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若是。實錄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而明祖實錄。其初修自建文卽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槩從削去。原其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成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爲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錄旣沒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太學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考正之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讀武成篇書後

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

之書。櫟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閥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僞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藎。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閤妻。中箬之言。作中甯。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

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讀豳詩書後

吾讀豳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悽悽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褻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卽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尙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壁所爲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吳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于考注。疑是其孫伯尙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軹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錢氏据尙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軹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儻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

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旣于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會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卽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爲草廬書。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爲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覲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

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廬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覲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旣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墨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更屬可笑。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尙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卽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予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遁跡自稱巔軫子。始爲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爲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尙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藁成之。釋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奧論跋

世傳六經奧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荊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

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輿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霧道藏目錄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李銳。賈登。張垣。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岳。請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定者。蕭學士嵩。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考是書旣頒。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卽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論堂之上。旣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謂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